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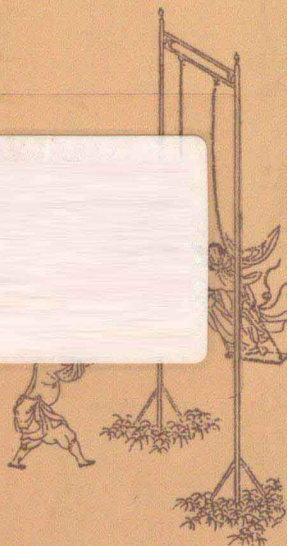
會評會校

劉輝 吳敢輯校

金瓶梅

貳





ISBN : 978-962-257-749-7



9 789622 577497

PUBLISHED & PRINTED
IN HONG KONG

港台書

金瓶梅

會評會校

劉輝

吳敢輯校

貳



會評會校金瓶梅(貳)

劉輝 吳敢 輯校

出版：天地圖書有限公司

香港皇后大道東109~115號智羣商業中心十三字樓

電話：2528 3671 圖文傳真：2865 2609

香港灣仔莊士敦道三十號地庫(門市部)

電話：2528 3605 2865 0708 圖文傳真：2861 1541

承印：亨泰印刷有限公司

香港柴灣利眾街27號德景工業大廈十字樓

電話：2896 3687 圖文傳真：2558 1902

發行：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

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36號中華商務印刷大廈3字樓

電話：2150 2100 圖文傳真：2407 306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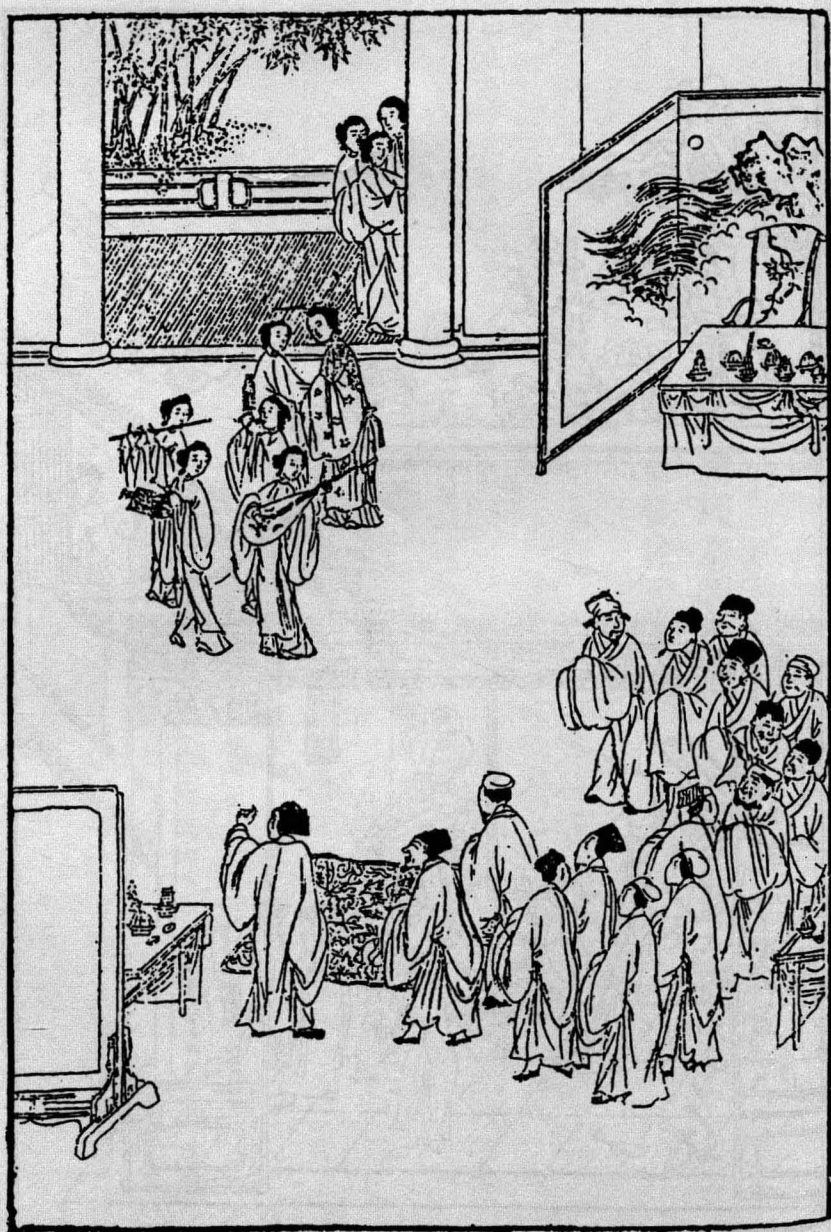
© COSMOS BOOKS LTD. 2010

ISBN 962 257 749 0

(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)

一九九八年初版・香港

二〇一〇年五月修訂本・香港





第二十回 傻幫閒趨奉鬧華筵 痴子弟爭鋒毀花院

上文金、瓶、梅出身已完，此回只該寫冰鑑定終身可矣。不知作者固欲曲曲折折作一書以自娛也，若急急忙忙寫去，匆匆忽忽收煞，則不如勿作之爲愈也。故必至二十九回方以冰鑑總鎖住，而二十五回一小小樞紐，先煞一煞也。此回與下回，因上文瓶兒傳中波折太多，一斷文字結不住，故接連又用兩回結之也。

篇內寫玉樓、金蓮，映上文一段，固是束住上文，不知又是爲蕙蓮偷期安根也。何則？此回、二十九回是一氣的文字，內惟講一宋蕙蓮，而蕙蓮偷期却是玉簫作牽綫者。今看他借金蓮說春梅幹猫兒頭差事，入一暗筭。接手玉樓陪說蘭香一引，接手即將玉簫提出，蓋此上瓶兒傳已頓住，此下乃放手寫蕙蓮。却恐直出不化，故又借現成鍋灶一引，安下根基，下文即借看房子將來旺媳婦病說明在先，隨手結束瓶兒新娶一案，作層次法。下即寫桂姐破綻，引出月娘掃雪；又借月娘掃雪，引出還席；借還席時，以便玉簫作綫。蕙蓮蒙愛文字，千曲百曲之妙，手寫此處，却心覷彼處，因心覷彼處，乃手寫此處。看者不知，乃謂至山洞內方是寫蕙蓮，豈知《金瓶》一書從無無根之綫乎？試看他一部內，凡一人一事，其用筆必不肯隨時突出，處處草蛇灰綫，處處你遮我映，無一直筆呆筆，無一筆不作數十筆用，粗心人安知之！

寫玉簫來，偏能寫月娘早睡。夫新娶一妾，昨夜上吊，今晚西門拿馬鞭入房，月娘爲同室之人，乃高枕不問，其與西門上氣，不問可知矣。《金瓶》筆法，每以此等爲能。

瓶兒出見衆人一段，總是刺月娘之心目，使奸險之人再耐不得也。而金蓮如鬼如蜮，挑唆其中，又隱隱伏

後文爭寵之綫。

內將金蓮妬根，用數語安下；又將瓶兒落套處，一時寫出，使看者不覺心醉，後文欲釋而不能也。

寫瓶兒來家請客已完。必總叙得幾樁橫財，又將小廝一叙，此總煞之筆，蓋上文至此不得不一總，下文脫卸另寫，不得不一總也。

李桂姐，乃玉樓、金蓮、瓶兒觀花樣之人也。看其寫玉樓後，即寫一自院中醉歸，爲王婆邀往金蓮處；至娶金蓮後即寫梳籠桂姐數段；寫子虛燒靈，又寫桂姐；寫看燈日，又寫桂姐。今瓶兒已來，玉樓、金蓮二人久已來，則觀花樣之人不一冷破，勢必時時照應往院中去。本意借客陪主，却反致主爲客累，奈何不爲之敗露哉？蓋恐纏筆費墨，無了休也。而又爲娼妓之假，刻骨描寫，且又爲月娘復和作引子。文字之妙，往往不可以一端盡之也。

一百顆明珠，人人知爲後一百回作千里照應，不知果解其必用此一百顆明珠。何哉？我爲之逆其志，乃知作者惟恐後人看他的奇書妙文，不能放眼將一百回通前徹後看其照應，乃用一百顆明珠刺入看者心目，見得其一百回乃一綫穿來，無一附會易安之筆。而一百回，如一百顆珠，字字圓活，又作者自言皆是我的妙文，非實有其事也。至於珠必梁中書家帶來，結入月娘夢裡，又見得人自靡常，物非一人可據，今張昔李，俱是空花，不特色本虛無，而百萬金珠，亦無非幻影也。況梁中書之珠，其來亦本非梁中書之物，不知歷千百人而至梁中書之手也。乃無何梁中書手中之物，又入瓶兒之手？瓶兒手中之物，又入西門之手，且入月娘之手？而月娘夢中，又入雲裡守之手？焉知雲裡守手中之物，不又歷幾千百人之手而始遇水遇火，土埋石壓此珠之同歸於盡哉？乃入梁中書手時，而前千百持珠之人，已煙消雲散，杳無聲形；及入瓶兒手，而梁中書又杳然桃花流水之人矣。子虛勿論，及入西門與月娘之手，而瓶兒又無何紫玉成煙，彩雲易散矣。及入雲裡守之手，而西門之墓

木可拱，孝哥、月娘又齊作夢中人。然則夢中做夢，又必有繼雲裡守之手哉。噫！一百明珠，作者信手拈來，頭頭是道，因欲爲世點醒雙珠，使一顆明珠爲一頂門針、關捩子也。尋常只以爲瓶兒帶來之物，可笑，可笑。寫西門自瓶兒來後，收拾小廝是一段，教丫環清唱是一段，開鋪面又一段，皆是失着處。如買小廝猶之可也，至於開鋪面乃以金蓮樓上堆藥材，瓶兒樓上堆當物，夫以貯嬌之金屋作賣買牙行之地，已屬市井不堪，而試想兩婦人居處食息俱在於此，而一日稱藥尋當，絕不避嫌，其失計爲何如？乃絕不計及於此，宜乎有敬濟之蠹暗生於內，而其種種得以生姦者，皆托名尋當物而成，至月娘識破姦情，敬濟猶抱當物而出。然則弄一得雙，西門自失計，月娘之罪又當減等矣。愚人做事，絕不防微杜漸，壞盡天下大事，皆此等處誤之也。

寫西門數失後，又接對敬濟說話一段，見得西門一味托大，不知以禮防閒爲處家者，寫一失計之樣也。其數失處又作伏數段針綫：買小廝伏後文做官，教丫環清唱伏春梅正色一段，解當伏平安、吳典思一段，堆藥材伏弄一得雙一段，囑敬濟則又總照後文，而百忙中又爲西門臨死一言作遙對，見其至死不知敬濟之爲人，總之愚而不讀書處也。

詞曰：〔一〕

步花徑，闌干狹。防人覷，常驚嚇。荆刺抓裙釵，倒閃在茶蘼架。勾引嫩枝呷啞。討歸路，尋空罅。被舊家巢燕，引人窗紗。

右調「歸洞仙」〔二〕

話說西門慶在房中，被李瓶兒柔情軟語，感觸的回嗔作喜，拉他起來，穿上衣

【綉像本評】四

字銷盡古今多
少英雄氣骨。

裳，兩個相摟相抱，極盡綢繆。一面令春梅進房放桌兒，往後邊取酒去。

且說金蓮和玉樓，從西門慶進他房中去，站在角門首【張評】角門，一。竊聽消息。

他這邊門又閉着，止春梅一人在院子裡伺候。金蓮同玉樓兩個打門縫兒往裡張覷，

【張評】門縫，二。只見房中掌着燈燭，裡邊說話都聽不見。金蓮道：「俺到不如春梅，

賊小肉兒，他倒聽的伶俐。」那春梅在窗下潛聽了一回，【張評】春梅也是聽，故妙。又走

過來，金蓮悄問他：「房中怎的動靜？」春梅便隔門告訴與二人說【張評】隔門，三。：

「俺爹怎的教他脫衣裳跪着，他不脫，爹惱了，抽了他幾馬鞭子。」金蓮問道：「打

了他，他脫了不曾？」春梅道：「他見爹惱了，纔慌了，就脫了衣裳，跪在地平上。

爹如今問他話哩。」【張評】此時乃尚未抱起之時。一手寫兩處，妙，妙。玉樓恐怕西門慶聽見，

便道：「五姐，咱過那邊去罷。」【綉乙本評】寫出玉樓膽小。拉金蓮來西角門首。【張評】西

角門，四。此時是八月二十頭，月色纔上來，兩個站立在黑頭裡，一處說話，等着春

梅出來問他話。潘金蓮向玉樓道：「我的姐姐，只說好食菓子，一心只要來這裡，頭

兒沒過動，下馬威早討了這幾下在身上。俺這個好不順臉的貨兒，你若順順兒他倒

罷了。屬扭孤兒糖的，你扭扭兒也是錢，不扭也是錢。想着先前，吃小婦奴才壓枉

造舌，我陪下十二分小心，還吃他奈何得我那等哭哩。姐姐，你來了幾時，還不知

他性格哩。」【張評】寫始婦必如此，他方暢也。二人正說話之間，只聽開的角門響，【張評】

角門響，五。春梅出來，一直逕往後邊走。不防他娘站在黑影處，叫他問道：「小肉兒

角門響，五。春梅出來，一直逕往後邊走。不防他娘站在黑影處，叫他問道：「小肉兒

那去？」春梅笑着只顧走。【綉乙本評】畫。金蓮道：「怪小肉兒，你過來，我問你話，慌走怎的？」那春梅方纔立住了腳，方說：「他哭着對俺爹說了許多話。爹喜歡，抱起他來，令他穿上衣裳。教我放了桌兒，如今往後邊取酒去。」金蓮聽了，向玉樓說道：「賊沒廉恥的貨！頭裡那等雷聲大，雨點小，打哩亂哩，」【張評】如聞其聲。及到其間，也不怎麼的。【張評】寫刻薄嫉妒如畫。我猜也沒的想，管情取了酒來，教他遞。【綉乙本評】又從經歷處着想，妙甚。賊小肉兒，沒他房裡丫頭，你替他取酒去！到後邊又叫雪娥那小婦奴才秘聲浪額，【綉乙本評】觸起舊恨。【張評】為馬鞭想起也。我又聽不上。」春梅道：「爹使我，管我事！」於是笑嘻嘻去了。金蓮道：「俺這小肉兒，正經使着他，死了一般，懶待動旦。【綉乙本評】又為春梅洗發。若幹貓兒頭差事，鑽頭覓縫幹辦了要去，去的那快！放着他的兩個丫頭，你替他走，管你腿事？賣蘿蔔的跟着鹽擔子走，好個閒嘈心的小肉兒。」玉樓道：「可不怎的？俺大丫頭蘭香，我正使他做活兒，他便有要沒緊的。爹使他，行鬼頭兒，聽人的話說，你看他走的那快！」【張評】蓋為下蕙蓮用玉簫作錢一引也。故下即接玉簫可知。

正說着，只見玉簫自後邊驀地走來，【張評】不然，想玉簫來此為何？便道：「三娘還在這裡？我來接你來了。」玉樓道：「怪狗肉，唬我一跳。」【綉乙本評】又映膽小。【張評】寫玉樓所以獨不受辱，在此也。因問：「你娘知道你來不曾？」玉簫道：「我打發娘睡下這一日了。」【張評】寫月娘使氣也。我來前邊瞧瞧，剛纔看見春梅後邊要酒菓去了。」因問：

【綉像本評】癡

丫頭問語，酷

肖。

「俺爹到他屋裡，怎樣個動靜兒？」金蓮接過來，伸着手道：「進他屋裡去，齊頭故事。」【綉像本評】妙語。【張評】真刀刀見血之文。玉簫又問玉樓，玉樓便一一對他說。玉簫

道：「三娘，真個教他脫了衣裳跪着，打了他五馬鞭子來？」玉樓道：「你爹因他不

跪，纔打他。」玉簫道：「帶着衣服打來，去了衣裳打來？虧他那瑩白的皮肉兒上，

怎麼挨得！」【張評】反襯西門行徑不堪也。玉樓笑道：「怪小狗肉兒，你倒替古人耽憂。」

正說着，只見春梅拿着酒，小玉拿着方盒，逕往李瓶兒那邊去。金蓮道：「賊小肉

兒，不知怎的，聽見幹恁勾當兒，雲端裡老鼠，天生的耗。」分付：「快送了來，教

他家丫頭伺候去，你不要管他。我要使你哩。」那春梅笑嘻嘻同小玉進去了。一面

把酒菜擺在桌上，就出來了。只是綉春、迎春在房答應。玉樓、金蓮問了他話。玉

簫道：「三娘，咱後邊去罷。」二人一路去了。金蓮叫春梅關上角門，歸進房來，

【張評】角門，六。獨自宿歇。不在話下。【張評】玉樓、金蓮在門外，春梅在門內，忽入一玉簫，又

入一小玉；而玉簫、玉樓同去，金、梅同歇。文字絕不板。正是：

可惜團圓今夜月，清光咫尺別人圓。

不說金蓮獨宿。單表西門慶與李瓶兒兩個相憐相愛，飲酒說話到半夜，方纔被伸翡翠，枕設鴛鴦，上床就寢。燈光掩映，不啻鏡中鸞鳳和鳴，香氣薰籠，好似花間蝴蝶對舞。正是：今宵勝把銀釵照，只恐相逢是夢中。有詞爲証：

淡畫眉兒斜插梳，不忺拈弄倩工夫。雲窗霧閣深深許，蕙性蘭心款款呼。

相憐愛，情人扶，（四）神仙標格世間無。從今罷卻相思調，美滿恩情錦不如。

兩個睡到次日飯時，李瓶兒恰待起來，臨鏡梳頭。只見迎春後邊拿將飯來。婦人先漱了口，陪西門慶吃了半盞兒，又教迎春將昨日剩的金華酒篩來，拿甌子陪着西門慶每人吃了兩甌子，【綉像本評】應。【張評】步步寫瓶兒好酒，又三盞說合之餘意也。方纔洗臉梳妝。一面開箱子，打點細軟、首飾、衣服與西門慶過目。拿出一百顆西洋珠子【張

評】爲一百回作綫，餘詳批卷首。

與西門慶看，原來是昔日梁中書家帶來之物。又拿出一

件金鑲鴉青帽頂子，說是過世老公公的。起下來，上等子秤，四錢八分重。李瓶兒教西門慶拿與銀匠，替他做一對墜子；又拿出一頂金絲髻髻，重九兩，因問西門慶：「上房他大娘衆人有這髻髻沒有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他們銀絲髻髻倒有兩三頂，只沒編這髻髻。」【綉像本評】口角妙甚。【張評】寫西門慶心口如畫。婦人道：「我不好帶出來的。你

替我拿到銀匠家毀了，打一件金九鳳墊根兒，每個鳳嘴啣一溜珠兒，剩下的再替我打一件，照依他大娘正面戴的金鑲玉觀音滿池嬌分心。」西門慶收了，一面梳頭洗臉，穿了衣服出門。李瓶兒又說道：「那邊房裡没人，你好歹委付個人看守，替了小廝天福兒來家使喚。那老馮老行貨子，啻啻磕磕的獨自在那裡，我又不放心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我知道了。」袖着髻髻和帽頂子，一直往外走。不防金蓮鬚着頭，站在東角門首，【綉乙本評】偏有心。【張評】上文西角門，此又出東角門，金、瓶二人纔合一處，故爲分清也。角門，七。一崩頭，其一夜無眠，妒心可知矣。叫道：「哥，你往那去？這咱纔出來！」西門慶

【綉像本評】忽

又播弄一番，風

道：「我有勾當去。」婦人道：「怪行貨子，慌走怎的？我和你說話。」那西門慶見他叫的緊，只得回來，被婦人引到房中。婦人便坐在椅子上，把他兩雙手拉着，說道：「【張評】寫影追魂。「我不好罵出來的，怪火燎腿三寸貨！那個拿長鍋鏟吃了你？慌

往外搶的是些甚的？你過來，我且問你。」西門慶道：「罷麼，小淫婦兒，只顧問甚麼？我有勾當哩！等我回來說。」說着往外走。婦人摸見袖子裡重重的，【綉乙本評】偏

細密。道：「是甚麼？拿出來我瞧瞧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是我的銀子包。」【綉乙本評】瞞得妙。

婦人不信，伸手進袖子裡就掏，掏出一頂金絲髻髻來，說道：「這是他的髻髻，【綉

乙本評】偏認得。你拿那去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他問我，知你每沒有，說不好戴的。教我

到銀匠家替他毀了，打兩件頭面戴。」金蓮問道：「這髻髻多少重？他要打甚麼？」

西門慶道：「這髻髻重九兩，他要打一件九鳳甸兒，一件照依上房娘的正面那一件玉觀音滿池嬌分心。」【五】金蓮道：「一件九鳳甸兒，滿破使了三兩五六錢金子勾了。

【綉乙本評】偏曉得。大姐姐那件分心，我秤只重一兩六錢，【綉乙本評】偏記得。把剩下的，

好歹你替我照依他，也打一件九鳳甸兒。」【張評】爲托夢一回作因。西門慶道：「滿池嬌，

他要揭實枝梗的。」金蓮道：「就是揭實枝梗，使了三兩金子滿頂了，還落他二三兩

金子，勾打個甸兒了。」【綉像本評】偏會算。西門慶笑罵道：「你這小淫婦兒，單管愛小

便宜兒，隨處也搯個尖兒。」金蓮道：「我兒，娘說的話，你好歹記着，你不替我打

將來，我和你答話。」那西門慶袖了髻髻，笑着出門。金蓮戲道：「哥兒，你幹上了。」

【綉像本評】一味嘴不饒人，使人愛，亦使人憎。

【綉像本評】二人不說話合氣情景，偏在沒要沒緊處畫出。

西門慶道：「我怎的幹上了？」金蓮道：「你既不幹上，昨日那等雷聲大，雨點小，要打着教他上吊，今日拿出一頂髻髻來，使的你狗油嘴鬼推磨，不怕你不走。」西門慶笑道：「這小淫婦兒，單只管胡說。」說着往外去了。

卻說吳月娘和孟玉樓、李嬌兒在房中坐的，忽聽見外邊小廝一片聲尋來旺兒，尋不着，只見平安來掀簾子。月娘便問：「尋他做甚麼？」平安道：「爹爹等着哩。」月娘半日纔說：「我使他有勾當去了。」原來月娘早晨分付下他，往王姑子庵裡送香油白米去了。【張評】月娘好佛卻從此映出。平安道：「小的回爹，只說娘使他有勾當去了。」

月娘罵道：「怪奴才，隨你怎麼回去。」平安慌的不敢言語，往外走了。月娘便向玉樓衆人說道：「我開口，又說我多管；不言語，我又慙的慌。一個人也拉刺將來了。」

【張評】映前寄放之物。那房子賣吊了就是了，平白扯淡搖鈴打鼓的看守甚麼？左右有他家馮媽媽子，再派一個沒老婆的小廝，同在那裡就是了。怕走了那房子也怎的？巴巴叫來旺兩口子去，他媳婦子七病八痛，【綉像本評】伏宋蕙蓮。一時病倒了在那裡，誰

扶持他？」玉樓便道：「姐姐在上，不該我說。你是個一家之主，不爭你與他爹兩個不說話。就是俺每不好張主的，下邊孩子每也沒投奔。他爹這兩日隔二騙三的，也甚是沒意思。姐姐，依俺每一句話兒，與他爹笑開了罷。」月娘道：「孟三姐，你休要起這個意。我又不曾和他兩個嚷鬧，他平白的使性兒。那怕他使的那臉痞，休想我正眼看他一眼兒。他背地對人罵我不賢良的淫婦，我怎的不賢良？如今聳七

【綉像本評】月

娘與西門慶相

好時，何等賢

惠，今稍冷落，

便有許多牢騷

不平之言，可見

處敗局冷局之

難。

八個在屋裡，纔知道我不賢良？自古道：順情說好話，幹直惹人嫌。我當初說着攔你，也只爲好來。你既收了他許多東西，又買他房子，【張評】止爲收他東西，買他的房子，

纔不得不娶他。否則，東西算那一本帳？月娘可惡在此。今日又圖謀他老婆，就着官兒也看喬了。

何況他孝服不滿，你不好娶他的。誰知道人在背地裡，把圈套做的成成的，每日行

茶過水，只瞞我一個兒，把我合在缸底下。今日也推在院裡歇，明日也推在院裡歇，

誰想他，只當把個人兒歇了家裡來。端的好在院裡歇！他自吃人在他根前那等花麗

狐哨，【綉乙本評】明指金蓮。喬龍畫虎的，兩面刀哄他，就是千好萬好了。似俺每這等

依老實，苦口良言，着他理你理兒！你不理我，我想求你？一日不少我三頓飯，我

只當沒漢子守寡【張評】豈婦人忍出諸口者？在這裡。隨我去，你每不要管他。」幾句話，

說的玉樓眾人訕訕的。

良久，只見李瓶兒梳妝打扮，上穿大紅遍地金對襟羅衫兒，翠蓋拖泥妝花羅裙，

迎春抱着銀湯瓶，綉春拿着茶盒，走來上房，與月娘眾人遞茶。月娘叫小玉安放座

兒與他坐。落後，孫雪娥也來到，都遞了茶，一處坐地。潘金蓮嘴快，便叫道：

「李大姐，你過來，與大姐坐下個禮兒。實和你說了罷，大姐姐和他爹好些時不說

話，都爲你來。俺每剛纔替你勸了恁一日，你改日安排一席酒兒，央及央及大姐姐，

教他兩個老公婆笑開了罷。」李瓶兒道：「姐姐分付，奴知道。」於是向月娘面前，插

燭也似磕了四個頭。月娘道：「李大姐，他哄你哩。」又道：「五姐，你每不要來攪

掇，我已是賭下誓，就是一百年也不和他在「搭兒哩。」以此衆人再不敢復言。金蓮在旁，拿把抵子與李瓶兒抵頭，見他頭上戴着一副金玲瓏草蟲兒頭面，並金纍絲松竹梅歲寒三友梳背兒，因說道：「李大姐，你不該打這碎草蟲頭面，有些抓頭髮。不如大姐姐戴的金觀音滿池嬌，」【綉乙本評】尖甚。【張評】味尖。是揭實枝梗的好。」這李瓶兒老實，就說道：「奴也照樣兒，要教銀匠打恁一件哩。」落後小玉、玉簫來遞茶，都亂戲他。先是玉簫問道：「六娘，你家老公公當初在皇城內那衙門來？」李瓶兒道：「先在惜薪司掌廠。」玉簫笑道：「嗔道你老人家昨日挨得好柴。」小玉又道：「去年許多里長老人好不尋你，教你往東京去。」婦人不省，說道：「他尋我怎的？」小玉笑道：「他說你老人家會告的好水災。」玉簫又道：「你老人家鄉裡媽媽拜千佛，昨日磕頭磕勾了。」小玉又說道：「昨日朝廷差四個夜不收，請你往口外和番，端的有這話麼？」李瓶兒道：「我不知道。」小玉笑道：「你老人家會叫的好達達。」把玉樓、金蓮笑的不了。月娘罵道：「怪臭肉們，幹你那營生去，只顧奚落他怎的？」於是把個李瓶兒羞的臉上一塊紅，一塊白，【綉乙本評】虧瓶兒禁得起。站又站不得，坐又坐不住，半日回房去了。

【綉像本評】又

良久，西門慶進房來，回他顧銀匠家打造生活，就計較發束：「二十五日，請官客吃會親酒，少不得請請花大哥。」李瓶兒道：「他娘子三日來，再三說了。也罷，你請他請罷。」李瓶兒又說：「那邊房子左右有老馮看守，你這裡再教一個，和天福